



古玩夏趣

藏品中的夏之乐

谢丽成 文/图

蝉声、蛙鸣、荷香、瓜鲜，看着这些摆件，就想起小时候，像这样炎热的夏天，坐在池塘边的绿树浓荫下，手拿蒲扇，耳边是蝉叫蛙鸣，轻嗅着荷花的清香，听奶奶讲着古老的故事，眼前摆放着半个冰西瓜。那样的时光，简直美妙如童话。

蝉声。“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看着藏友收藏的清代蝉形盖盒(左图)，就想起“垂缕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的蝉。这只蝉形盖盒长9.5厘米，宽5.3厘米，高2.5厘米，通体采用铜鎏金工艺，浑身镶嵌和田玉、绿松石、翡翠、红宝石等玉石，看上去金贵厚重，因此显得超群不凡。不仅如此，蝉的造型生动，比例完美，做工考究。



蛙鸣。“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清代青蛙摆件(上图)为精铜材质，长4.5厘米，宽4.3厘米，高3.7厘米，这只青蛙前腿趴，后腿蹬，肚子圆圆，眼睛鼓起，好像随时能一跃而起，吃掉在水草间飞来飞去的蚊虫，又好像随时能够跳入水中，在池塘中快乐地嬉戏。



瓜鲜。“多处淮乡得，天然碧玉团。破来肌体莹，嚼处齿牙寒。”藏友收藏的清代景泰蓝西瓜摆件(上图)，通体采用掐丝工艺，直径21.5厘米，高28.7厘米，形象逼真，造型传神。



荷香。“矮窗西畔翠荷香，人在小池塘。何事未拈棋局，却来闲倚胡床。”和田玉水洗(上图)是以荷为题材，它看上去像一只向内翻卷的荷叶，荷叶上浮雕缠枝纹，荷叶旁有一只莲蓬。这只水洗长18.7厘米，宽10.5厘米，高4.3厘米，器型工整，玉质细腻，精雕细琢，令人过目难忘。

我收藏了大大小小、形状各异的扇子一百多把，最珍贵的是一把银鎏金花丝烧蓝扇，总高33厘米，扇面直径21厘米，重321克。这把扇子制作于清代，材质为纯银鎏金，扇面施以花丝工艺和烧蓝工艺，只见繁复交错的黄色花丝上镶嵌着两株梅树，树上有的梅花正娇艳盛开，有的打着花骨朵儿，一只羽翼丰满的喜鹊栖息在梅枝上，微微昂着头，眼睛灵活地转动着，似乎要从扇子上飞出来。扇子的边框和扇柄上镶嵌着珍珠、红宝石、青金石等珍贵材质，使这把扇子显得古香古色，金光璀璨，富丽堂皇。

银鎏金花丝烧蓝扇

胡萍 文图

烧蓝工艺又称点蓝工艺、银珐琅，是以银作胎器，敷以珐琅釉料烧制成的工艺品，尤以蓝色釉料与银色相配最美而得名。烧蓝工艺是我国传统的首饰工艺之一，由于这种“蓝”只能烧制在银器表面，因此也称为“烧银蓝”。



瓷器上的莲纹

王声秀 文/图

莲花是我国传统的装饰题材，在西周晚期的青铜纹饰中已开始崭露头角，春秋战国的铜器、陶器上普遍采用莲瓣作为装饰。

从东晋的初露端倪到南北朝的鼎盛时期，莲纹带有浓郁的宗教色彩。及至唐代，中华民族巨大的同化力已将外来艺术中的精华水乳交融地融入本民族的传统艺术之中，瓷器上的莲纹进入了成熟时期。

宋辽金时期我国陶瓷器装饰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装饰题材日益丰富，加上牡丹花的异军突起，一直在装饰领域据统治地位的莲纹开始进入萎缩时期。

元明以后，缠枝莲纹作为一种定型的装饰题材长盛不衰。

清代莲荷题材中成就最高的当属康熙时期的写实莲荷纹。



明宣德斗彩鸳鸯莲池纹盘



元代水晶蝉



明代玉蝉

玉蝉

陈嘉琪 文/图

玉蝉在中国玉文化中有着一席之地。原因大致有三：古人认为蝉能秋季入土生活，又能夏季出土羽化，有着生生不息重生之力；蝉不食五谷，只饮朝露，有神仙之姿；“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有着高洁、廉洁之品性。

作为玉器的重要题材之一，玉蝉伴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贯穿至少上下五千年，并且造型发展、表现手法经历了一个由简到繁、由夸张到写实的漫长过程，其功用也逐渐形成：

一是佩蝉，二是含蝉，三是冠蝉。



人物

这个迟到的中秋节，让张惠华心里感叹：“她是多么好的一个妈妈啊！”

2005年5月8日，这一天是母亲节。中午吃饭前，大家跟往常一样围着桌子坐好，跟着电视机里的节目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十送红军》，还有《献给妈妈的歌》。这时候，也是跟往常一样，张桂梅没闲着，站在电视机旁，面对着孩子们，双手摆动着拍子，带着大家一起唱。不知道为什么，那天看着电视里慈祥的母亲与儿子之间依依不舍的画面，大家都唱得格外认真，歌声比之前任何一天都要洪亮。唱着唱着，孩子们就哭了，因为他们心里确实想妈妈了。站在电视机旁的张桂梅，双手继续打

着拍子，眼角的泪珠一颗颗顺着脸颊，滑落到地板上，也滑落进了孩子们的心里。那天过后，张惠华再叫她“妈妈”的时候，感觉是那样的温暖舒畅。

在儿童之家，孩子们逐渐长大，张桂梅还得对他们的人生前途认真谋划。张惠华初三毕业的时候，考试成绩很不错，拿到成绩通知单的那天，他高兴地把成绩单给张桂梅看，并且告诉她，他想去丽江市最好的高中丽江市一中去读书。张桂梅想了想，对他说：“报丽江市一中三年得花四五万块钱，还是报华坪县一中吧，离家近，还省钱。”当时张惠华虽然有点失落，但还是非常理解张桂梅作为福利院一家之长的不易与艰辛，心里一点也

■ 希望出版社



《张桂梅和她的孩子们》节选

不抱怨她，最后听她的话报了华坪县一中。”可让他想不到的是，就在当天中午，张桂梅就把他叫到办公室，告诉他：“你再去学校问问，看看志愿能不能改，还是按照你自己的意愿报丽江市一中吧。”此刻，她考虑的不是花费多少钱的问题，而是长远地考虑到张惠华的前途和未来。

连载

■ 山西教育出版社



《折叠的时空》节选

1940年1月，胡兆祺任第一纵队第59团团长。1940年11月17日，日军第37师一部从沁县、南关镇出发，独立混成第16旅一部从平遥、介休、霍县出发，第41师1个营从洪洞出发，共7000余人，分路合击沁源及郭道镇地区。其时，赴太行区的第386旅第16团、第772团，决死第1纵队第

25团、第38团未归，太岳区兵力薄弱。为避敌锋芒，太岳军区将领导机关与主力部队组成沁东、沁西两个支队，转移到日军合击圈外的沁河两岸。23日，日军进抵合击地区，在沁源野蛮施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杀害百姓5000余人，杀死、抢夺牲畜近1.7万头，烧毁房屋3万多间。日军四出“清剿”，兵力分散，八路军抓住时机坚决反击。胡兆祺是本地人，熟悉地形，他率59团昼夜行军，越过伏牛山，进入赤石桥乡，在胡汉坪遭遇日军一部。日军正酣睡中，胡兆祺依仗胡汉坪、马背两村有利地形，果断向日军发起猛攻，激战一天，歼敌百余人后撤出战斗。

马背距胡汉坪约2公里，地处胡汉坪、才子坪、纪实

松罗三村交界的山顶部，素有“绿色小盆地”之称。马背时有40余户人家，现多迁至胡汉坪。抗日战争时期，洪赵支队、太岳行署副专员裴丽生和妻子马保珍曾在此居住。2020年春，当地政府在马背立一石碑，以纪念胡汉坪战斗和洪赵支队牺牲的六位烈士。

胡汉坪战斗是“百团大战”第三阶段歼灭日军人数较多的一次战役，被载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战争史：(1940年11月)27日，59团又在胡汉坪、马背一带与敌人激战一日，冲锋肉搏12次，杀伤敌人160人，使敌人的“清剿”未能得逞。这一战打出了59团的威风，继38团、25团之后，59团成为太岳军区又一支主力队伍。

纪实